

坊间名人**本色王连松**

姜瑞光

每个周四上午，在鹿鸣小区地下车库西北角空地处，总有一位老先生义务为小区群众理发。理发不是一项太深奥的技术，熟能生巧，理得多了，技术也就相应提高了，但是能长期坚持公益理发，就不简单了。疫情期间，老先生甚至给熟悉的老同志上门服务。

来理发的顾客大多是退休老人。其实，很多人不是单纯为了理发，而是找老朋友聊聊天，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当我听说这位老先生是副师级转业干部，还是一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，差点惊掉了我的下巴。我很好奇，他本可以安乐无忧地享受晚年生活，是什么促使老先生这样做呢？一个雪后初霁的下午，我敲开了这位老先生家的门。

老先生叫王连松，今年刚好70岁，个子不太高，但铁骨铮铮，气度非凡。2004年，王连松从部队转业，2005年3月分配在市委统战部，2015年正式退休。上了岁数的老人，腿脚不方便，出门理发充满很多变数。王连松也进入了老年人行列，深知老人身子骨脆弱。于是他就起了念头，要为退休的老同志义务理发。

王连松执行力强，马上购置了理发用具，很快就支起了摊。一来二去，当人们逐步了解了“理发师”王连松的时候，内心都充满了钦佩之情。毕竟人家曾经也是“老首长”，让“老首长”来做“头顶上”的事情，总有些过意不去。可王连松不这么想，他说为人民服务不是说在嘴上，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，在部队是这样做，退役照样不褪色。保持军人的本色，为小区退休老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他的心里是愉悦的。

与王连松对话，不知不觉就说到了他的军旅生涯。1972年冬天的一天，天寒地冻，零碎的雪花不时地从空中飘落。在栖霞市大柳家公社道西村，却是热闹一片，锣鼓喧天，王连松身披大红花被村民簇拥着走上了通向部队的道路。他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！

王连松在上海某导弹部队待了不到一年，正赶上空军在部队挑选飞行员，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空军体检。由于身体结实，健康无恙，当年就通过了空军的各种审查。1974年，他正式进入了空军预备学校，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素质训练。除了常规的跑步之外，还要进行100米、1500米的中短跑训练和10000米的长跑训练，以及旋梯滚轮、单双杠、俯卧撑等基础训练。从学习驾驶初教6教练机，到驾驶米格15高教机，他肯钻研，不怕吃苦，驾机技术越来越娴熟。1977年他从航校毕业后分到航空兵某部，驾驶歼6飞机。

1985年，王连松已经是能飞四种气象的战斗机飞行员，部队领导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飞行人才，便将他分配到河北某地训练基地，任飞行大队长，学习驾驶歼7、歼8机型。除了战斗训练、试飞、培养空军飞行干部以外，他还参与培训国外飞行员。1992年，王连松被派往俄罗斯，学习世界先进机型飞行技术。之后，他为国家培训了大量的空军飞行员。

当谈到飞行安全时，王连松很严肃地讲述了当年他在飞行中遇到的特殊情况。2001年9月下旬的一天，是他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日子。那一天，他像往常一样驾驶歼7飞机进行训练，飞行中，机身突然颤抖不停，机体失去平衡。他马上意识到，这是飞机操作系统发生了故障。情况十分危急，他拉动操纵杆试图提升飞机高度，飞机在空中持续上下抖动。面对险情，他即时向地面塔台指挥员进行了汇报。指挥员果断下令：如果不能挽回，选择在无人区弃机跳伞！

王连松理了理自己的心绪。根据自己对歼7飞机的了解，他觉得还有希望驾机安全落地，挽救飞机。飞行高度越来越低，情况越来越严峻，他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，操纵杆仍在抖，但机身平稳了一些。最终，他驾驶飞机安全落在了跑道上。塔台两侧，首长和战友们都击掌祝贺，每个人眼里都含着泪水。这是王连松人生的高光时刻，这一刻他为自己的人生戴上了一顶最璀璨的桂冠，这顶桂冠叫英雄。他冒着生命危险挽救飞机的事迹，当年并没有公布于众，他的这段英雄事迹也只能保留在军事档案里了。当然，他也因此受到了部队的嘉奖。留在军事档案里的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。有一次，他驾驶歼6飞机起飞，高度200米时，突然与一群鸽子相撞，慌乱中鸽子误入发动机，一台发动机停止运行。他急忙在空中转了一小圈，并及时在空中调头，冒着机毁人亡的危险再次驾飞机安全着陆。他两次化险为夷，为国家避免了两架飞机的损失，也为空军飞行员树立了典范，他的事迹在部队广为流传。

在部队服役期间，王连松荣立八次三等功、三次二等奖，并荣获空军最高安全奖。在他的书柜里，除了各种战斗机模型，就是荣誉证书和奖章，每个证书和奖章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事迹。从2002年开始，王连松从参谋长、副师长，直到被提拔为某训练基地副司令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基地为军队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飞行人才。

光阴荏苒，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王连松的英雄事迹早已公开。然而，作为英雄的王连松却悄悄地退到了幕后。他像一棵小草，虽然没有花香、没有树高，但从不寂寞、从不烦恼。他在小区为群众义务理发，默默地做着对大众有利的小事，永葆为人民服务的军人本色。

傅老六，傅老先生，是我的父执辈。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傅老六在烟台街上可以说是大名鼎鼎，当时的武术界及社会上的男女老幼，甚至连他的亲属背地里也是这样称呼他。傅老六，三个字成了他老人家的尊号。以这个人人皆知的尊号做文章题目，更能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敬仰之意。

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想写点文字追思他老人家，因为苦于不知道他老人家大号怎么称呼，迟迟无法下笔。傅老六的旧宅拆除以后，其后人住在哪儿已无从打听。后来我只要经过原西南村和捷敏街，遇到一些老街旧邻，就会向他们打听他老人家的名字。说到傅老六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但一问起名字来，大家都瞪眼了，没有一个人能说上来。

后来，武术界的朋友陈元亭先生借给我一本王开文、姜振友合著的《老烟台武术》一书，书中有关于傅老先生的介绍：“付增文（1902—1981），山东平度人，兄弟六人，排行第六。先生自11岁师从李宝喜习太祖长拳，后又师从莱阳人林再模习地趟拳，师从扈庆彪习罗汉锤，师从沧州人王振义习擒拿、接骨术”“他给人接骨治病分文不取”（文中“付”疑为别字，实应为“傅”）。事实证明，傅老先生确实以习武和接骨术享誉烟台街，并远传至周边各县区。

关于傅老六的武功，我十几岁时，就听爷爷说过。我们家的一名远亲王兴（音）和傅老六不知因为什么事，产生了一点纠葛，两人都武功了得，年轻气盛，谁也不服谁，便相约“试试手”。地点约在原德新街（现毓璜顶街道办事处辖区）东端，那里原是一处空旷地，东西最宽处有十几米，南北连着窄一些的一条长街。那天早上，两人如约

在此会合，依照江湖上“点到为止”的规则，你一拳我一脚地切磋起来。那时闲人也多，围观的邻居、过往的路人将此处围得水泄不通。打斗一段时间，休息一会儿，接着再开打。临近中午叫停，回家吃饭，下午接着来。据传言两人一连打了三天。到第三天时，傅老先生的母亲找到王兴的母亲说：“嫂子，找个人给他俩说和说和，算了吧！打死俺老六，我还有五个（儿子），你可就一个！”就这样，经街坊说得上话的老人劝解，两人就此和解，结束了这场打了个平手的“试手”。

1960年春夏之交，在西南河路南端与南通路交叉路口，即现在的三环锁业集团附近，一位农民装束的中年人，怀里揣着一只被捆绑着、眨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，极像猫头鹰的鸟，他称其是“恨虎（音）”，逢人就打听傅老六住什么地方，声称要将这只鸟卖给他。因为这只鸟是治疗跌打损伤以及接骨的中药方中的一味主药材，除了他买，别人没有买的，即使买了也没有用。后来，这个人打没打听到、鸟卖没卖出去，因我那时年纪尚小没有在意，可见傅老六那时的名声已远传至烟台街周边的乡下。

在这一年的秋天，我家北屋邻居搞了一地板车养殖海带废置下来的棕绳，拉回来截断后当烧柴。他家的闺女从街门口往院里搬，女孩仅比我大一岁，势单力薄，怀里抱，地上拖，只能一点一点地搬。我奶奶见状颠着小脚过去帮忙，结果被地上的棕绳绊倒，当时就站不起来了。邻居们见状，赶紧把她弄到家里，发现我奶奶的左腿疼得不能动了。

我家的吴姓老乡，按老家辈分我称其为“二大爷（第四声）”，听说后探望我奶奶。他看了之后说：“是不是‘掉环’（脱臼）的

俗称”了？这样吧，二大爷，叫你孙子和我一起去找傅老六，请他来给你扎固扎固（方言：医治之意）。”

那时我家住在现在的毓东路东端，距傅老六家不远。他家在现在的南通路小学路西道边，街门朝南一座三间北屋两间厢房的小院落里。见到傅老六后，二大爷把情况大体说了一下，请他去为我奶奶医治。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傅老六说：“我现在已经不‘出马’了。”二大爷听后，指着我对傅老先生说：“这孩子从小就沒有妈，他爹在外面干活不常回家，他奶奶一躺下，他姊妹三个连饭都没人做。六哥哥当可怜，无论如何麻烦你走一遭。”傅老六听了之后，看了看我，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好，那就破个例吧！”然后，他起身穿好衣服，又转过身顺手从抽屉里拿了点什么装在衣兜里，就随我们来到了我家。

进屋后，傅老六看了看躺在炕上的我奶奶，说：“是‘掉环’了。”接着他挽起衣袖，将我奶奶脱臼的那条腿搭在他的右肩上，不知怎么一用力，只听到轻微的“咯嘣”声和奶奶的“哎呦”声，他说：“好了。”接着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纸包交给我，嘱咐说：“去买一瓶黄酒，温热了，与这药一起喝下去，几天就好了。”

果然，经过傅老先生诊治，我奶奶第二天就可以坐起来，第三天可以下炕扶着炕沿、桌子慢慢挪步了，大概四五天之后就恢复正常了。

那时，我们家生活拮据，我奶奶痊愈之后，也没有能力去答谢傅老先生，但这份情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对于傅老先生，以上仅是我亲身经历和老人述说的几件小事，远不足彰显他高明的接骨医术。

（陈祖庆先生对本文也有贡献。）

医者傅老六

丁仲华

投稿邮箱：ytwbyt@126.com